

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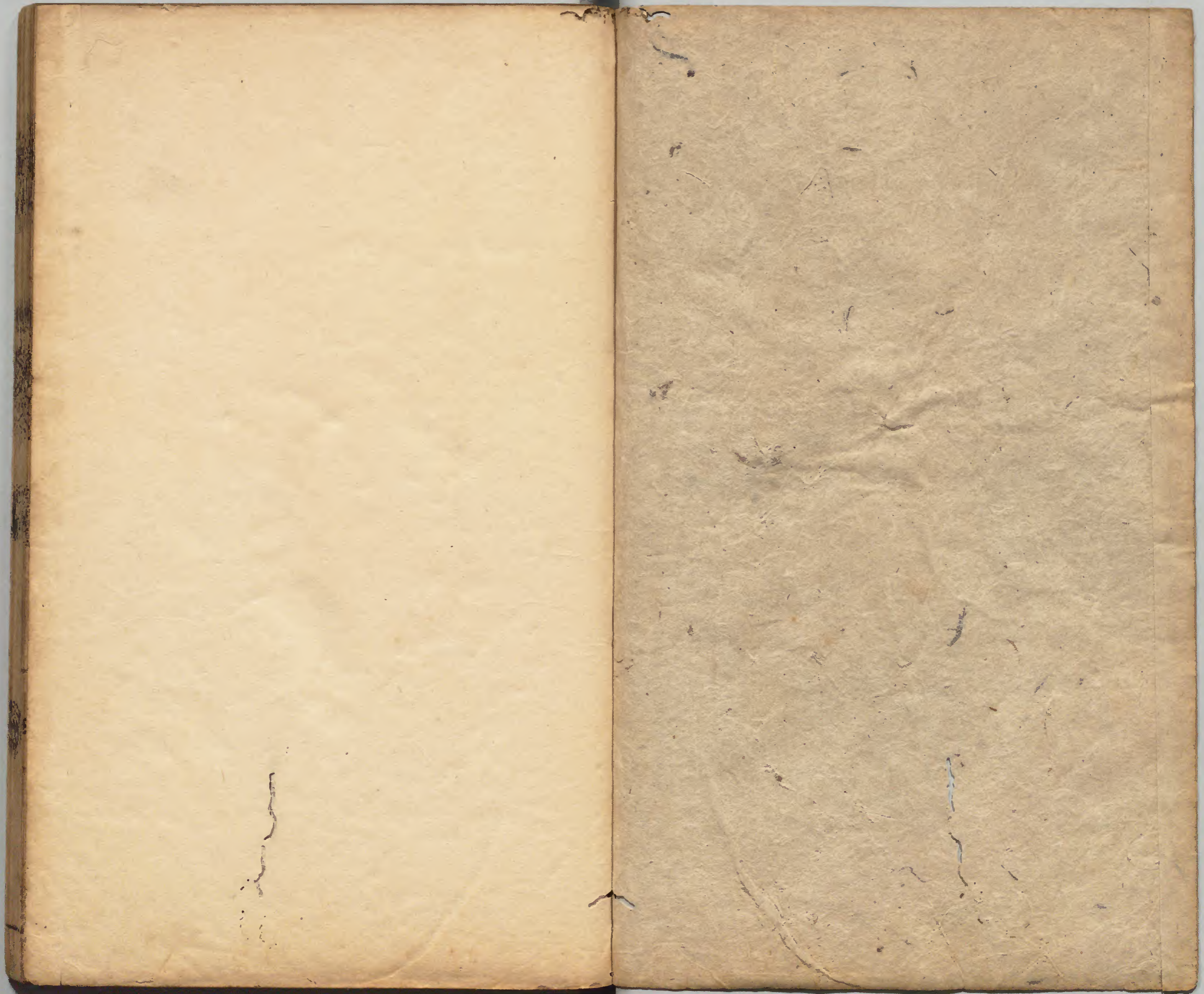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六一
類號函架冊	四七七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六一	四七七一
類號函架冊	九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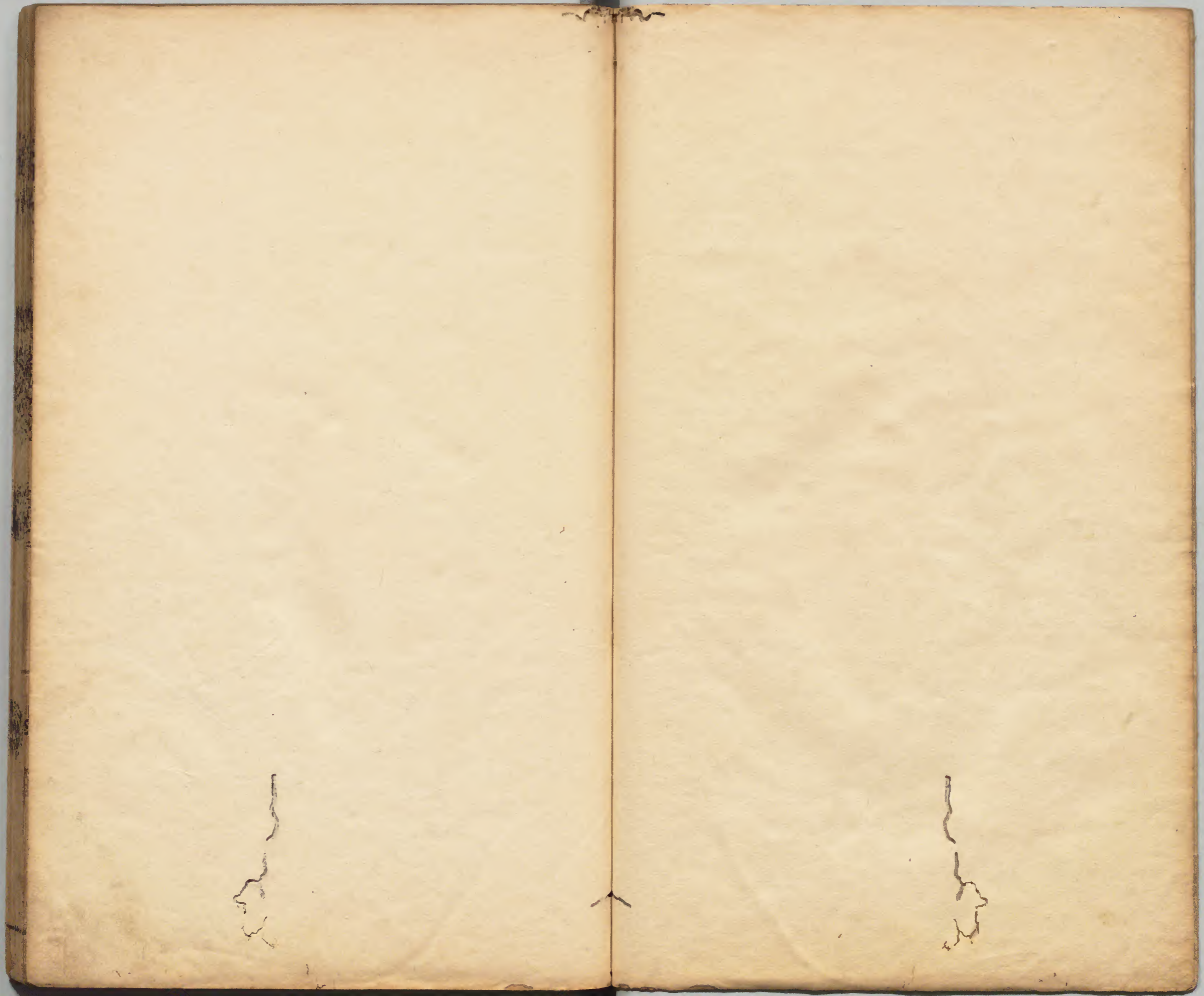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1
冊數	4 ( 2 )
函號	299 113













淺學文庫

黽記 乙巳

吾道一以貫之一之云若謂原不岐于二也貫之  
云若謂無所用其識也學脉落于坤元從坤元  
上起乎二而不一者多矣識而不貫者多矣  
四象兩儀之初交也八卦兩儀之再交也六十四  
卦兩儀之三交也參兩之能事備于其中矣一  
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劈頭開闢來  
便具足而謂生民之初無綱常一二四八與夫  
六十四非綱常倫理而何

龜記

卷之三

一



頭分為兩儀便為三方人以天地為才天地人之形體也乾坤人之性情也卑天地而以人為獨尊超天道地道而別求所以為人人道安得獨立聖人明其害不在流上辨在起初發端上辨指其端而異之曰斯害斯此端之為害不待流之為害

二氏之生午中一陰也豈曰不關天命而特生孔子以匡扶之此尤屬天之休命譬之十二支辰吾聖人從子發端而順布以為道非無午陰皆

生氣也二氏從午發端而逆布以為道非無子陽皆殺氣也人自弗察耳

乾坤合德者人道也聖學也就乾言元亦三極統體之元老學欲煉色身陰質化為純陽輕清之炁釋學更欲超乾上一等老猶無坤釋遂無乾釋老獨能不戴天而履地乎

河圖七南而凡西洛書九南而七西七九不易人道不立聖學絕響而推以予仙釋之流為九還七返之秘訣不亦左之甚乎



易有太極聖人蓋以變易之易言不易之易也變  
易無極不易太極故周子翻之曰無極而太極  
變易而不易也又反之曰太極本無極不易本  
變易也後儒註無極胥失其旨矣

有萬古之元亨利貞一元由是有一元之元亨利  
貞一年由是有一會之元亨利貞一月由是有  
一運之元亨利貞一日由是有一世之元亨利  
貞一時由是

由元至貞貞下起元惟人與天地參而非萬物之  
可與萬物皆以三才造命者也故元初資始資  
于乾元要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貞于  
乾道變化

上帝天天之道聖人有統御先後之能事而終是  
尊之在上與地道同其順承毫忽不敢慢易故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釋氏以上帝為弟子  
無忌憚莫甚所以卒至于賊道

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便都是綱常倫理如兩儀  
便是男女配合便是夫婦四象便是父子八卦



便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一齊具足釋氏明是恃棄廢壞了此聖人所以斷為異端而明其斯害緣他見有天人之分量在身把天都不將為事既不將天為事怎以君父為事他欲掃除輕心慢心連天也是輕慢將何所不輕慢有人道他是輕慢他又不肯認這罪朱子斷他稱近理而大亂真便是此類

聖學以震發端釋學以兌發端發端原是千里故聖人異之而明其斯害斯害發端處就是害也

何也天覆地載天施地生此人人之心量也釋氏劈頭勾妄之而標惟我為獨尊不知無了天地復誰為我

一而二闢而分也二自一分故可以合仍為一須復混兩儀既分天地人列為三才天分而運于上于畫為一奇體圓而周環轉無窮地分而凝于下于畫為一偶體方而坼大疆小界且不勝其坼人分而立乎中上參天下兩地這一奇畫便是人之天道這一偶畫便是人之地道別無



奇耦兩畫之外又有一畫以為人道這兩畫人  
人原初具足只分後便不同太上全體此兩畫  
最下全失此兩畫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幽明既  
分人者主乎鬼神者也鬼神者承乎人者也能  
事人則兼乎鬼矣能知生則兼乎死矣參天兩  
地皆人之才出明入幽皆人之道天神非人而  
人可以參天天神其神地祇非人而人可兩地  
地祇其祇參不得天而謂可以事天神兩不得

地而謂可以事地祇者無之

人道出震入兌出明入幽出生入死出入人之為  
乎單屬之人無天地矣出入非人之為乎單屬  
之天地無人矣出有知有為入無知無為乎晝  
夜不通生死不通矣出入其循環不已乎生人  
止有此數不謂之天下之至變天莫之為而可  
以為命莫之至而可以致矣

陰歛陽發歛者歛其陽以為體發者發其陰以為  
用故出震則巽離坤以顯仁入兌則乾坎艮以



藏用

大明終始之聖人先天地之始而始後天地之終而終中天地之中而中六位時成而無有餘一位不成而無不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其道而知耳人相見乎離而不相見乎坎坎離晝夜之分限也天地既闢晝夜既分無復可混晝為夜混夜為晝之理故人聖人既出幽而入明惟詳禮樂而畧鬼神及此必安

不以八卦為身不以天地萬物為身而區區向一身理會即有小康總謂之自私自利

天文紫宮垣有陰德二星其占以不明為宜斯義

窳可玩味  
 凡色皆屬陰離以陰為體故目與色合而成視凡聲皆屬陽坎以陽為體故耳與聲合而成聽或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人亦可以耳視而目聽乎曰坎離既分離精不藏于坎宅故盲者不可借明于耳坎精不藏于離宅故聾者不可借聽



于目離中之陰根坤為宅坎中之陽根乾為宅  
人耳目有盲聾而心無盲聾此殆所謂互藏之  
宅耳人耳目盲聾恒不死坎離雖廢乾坤未毀  
也心盲聾死不旋踵乾坤毀也

乾陽全用坤陰半用出震全用入兌半用生存全  
用死亡半用明全用幽半用人全用鬼半用斯  
皆確然不易之理故能事人而鬼兼乎其中矣  
能知生而死兼乎其中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于心但有一心一念無此  
根便自斬刈滅絕死亾而不可比于生人之類  
今人一日間不知死了幾多遍也

單說天空海濶亦濟得甚事須是天覆地載天施  
地生  
井有仁焉人在井中從井上視之皆仁矣或疵其  
生平而曰此不必逝此可無逝便井有仁而井  
上不仁

與鬼神合其吉凶生死事盡勾當此一語中  
靜動之翕也陰陽之歛也幽明之入也鬼神人之



終也既入幽陰自以收斂凝聚至靜無為為道  
矣故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明得其理幽不為  
主也釋氏動神鬼神之神說以恫喝愚人倒見孰  
甚

單道性善不稱堯舜其于性善有何交涉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  
才之罪也玩此二為字真的方于性善有下落  
異端謂人人同是端而釋氏故為異之也譬如同  
這一步路舉足發仞之初聖人向南渠脚向北

耳向南步步陽明步步人道生道向北步步幽  
暗步步鬼道死道聖學全體幽明釋學只幽陰  
半邊事所以說的都是神通鬼變連那白晝裡  
都做了一場夢也

義文周孔四聖之相授守有六十四卦體統學問  
三百八十四爻散殊學問以和順道德理義窮  
理盡性至命規規于提一字一語以為宗不勝  
張皇簸弄欲胥天下義理而要歸于其中世儒  
邊曲之見也



程子嘗言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時舉  
云人家養雞氣數纔足便橫迸裂開有時見其  
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  
進以此見得這裡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助長之  
病于斯勘破矣

周子主靜立人極以易明之頗真切自一而兩一  
不動而兩為動自兩而四兩不動而四為動自  
四而八四不動而八為動自八而六十四八不  
動而六十四為動陰陽既分陰必靜而陽必動

靜若體而動若用以天地言之地居天中即主  
靜之義地與天俱動不成其為天地矣以男女  
言之女正乎內即主靜之義女與男俱動不成  
其為男女矣以一磨言之必下面一片不動上  
面一片只管磨旋推盪然後磨得物事出使下  
與上俱動一物不可磨出而磨之用廢矣  
知崇禮卑朱子曰知既高明須放低着實做去今  
人知識既高兩脚多不踏地多不肖貼底謹細  
做去此其知之所卒蕩而流于虛亦不得以稱



崇也

天地無息不絀緼無息不是太和元氣流行充本  
秋而謂之說秋而說無時不和可知艮兌配合  
之卦在成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在損則曰天地絀緼萬物化醇  
都此理

知屬貞是以大智聖人極其退藏不大聲色不長  
夏革不炫聰明不事知識後世所謂知所謂聰  
明皆撓槍慧字之為光耳朱子曰收藏是智其

智愈大其藏愈深

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無所不易易也陰陽交錯千  
變萬化一時由是千萬年由是一無所易易有  
太極也

聖學全是養于未發而于幾微萌芽處又甚照得  
分明理會得極早此曾思所謂君子必慎獨周  
子所謂幾善惡也幾善惡纔動便分陰陽便有  
對待便歧兩路慎獨君子却是二而常一純一  
路走



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  
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  
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  
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  
所致其慎乎。

靜時既要存養，動時又要省察。朱子曰：及其應事  
才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  
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後人好語無修，無詆甚  
于洪水猛獸。

朱子曰：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暗暗地做工夫去。  
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  
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  
的然而日亡。

朝廷之上，公卿不肖下士；鄉黨之間，前輩不肖下  
後輩，都不得。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  
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  
字，慣都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何



如伊川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  
長待別時說朱子曰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大  
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鄒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  
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于十  
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  
便見功力

小人被禍福恐懼都去看經念佛他看經念佛只  
要求福免禍何曾是為善去惡此正自私自利

明徵之流弊也小人動輒徼求福利都是釋氏  
之教教壞人的一身心術不好了如何尚謂之  
暗助王綱

譬之優人扮做郝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十分逼真  
人亦有感之而泣下者但住了手脚只是一個  
優人與郝忠孝節義何曾有分毫干涉來凡口  
耳而不根心之學都如此斯亦可醜之甚矣  
凡草不生無子之窳凡木不生無核之果人處心  
積慮曾草木之不如可乎



聖底地位學不厭知也活潑潑地教不倦仁也天  
下度內誠之底分量成已仁也原不麻木成物  
知也又甚分曉

凡下位半邊人與上位半邊人交窮半邊人與達  
半邊人交貧賤半邊人與富貴半邊人交非其  
真實輕身下之而往者皆自鬻類也

朱子曰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  
做一件好事求異于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  
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也

有聰明照察之知有血脉貫通之知聰明照察之  
知聞見之知也血脉貫通之知德性之知也德  
性之知即知即仁不務致德性之知而但致聞  
見之知者總是個不活之人也

人須兩儀為儀四象為象八卦為卦六十四以立  
常三百八十四以盡變方是全體太極全生全  
歸原始要終說得個學問成得個人道朱子曰  
窮怕如今于眼前道理略理會得此便自以為  
足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止至善田地



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的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又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

古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于生存乃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人難之甚旨博奕收于機也猶賢賢于任其放逸奔潰而一無所收也釋收于空老收于虛與博奕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于學也

故曰悠久無疆

六子莫不君乾而藏坤此便是君子用心之所君乾克己復禮藏坤主敬行恕君乾夫子百官之富藏坤夫子宗廟之美

心不藏密以籃貯水無所不漏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天地統同合一之聚萬物散殊各一之聚飛不潛聚潛不飛聚動不植聚植不動聚物于物也人者天地之聚萃之彖曰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王假有廟致孝



出言 卷之二 七  
享也出幽入明出明入幽蓋無之而非聚也然  
後為不亡然後為無疆

一星燎原火聚一勺彌天水聚故一日克復而天  
下歸仁

方以類聚鱗聚淵羽聚林祥風和氣聚以一念之  
善妖星厲鬼聚以一念之惡

萃根夫非根始父尊而母親父嚴而母慈天地合  
德之道也萃根困鼎根井水火之中天地以濟  
乎二氣之偏交于上下也亦然

看顏子終日不違氣象極其深潛極其專一極其  
翕聚到那退時私時而言發曰亦曰足以亦狀  
其已具發之體段耳非發也此真是碩果不食  
時候適以仁問夫子遂以克復語之克已剝爛  
也直墜到地復禮下仁也透地發生他日歸功  
而以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說亦此就顏子地  
位論有剝無復有斂無發便喚做非禮便喚做  
有不善

塘南先生答龔應身未透性而強以猜想立說終



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已真性不明到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又曰須有真造詣乃可大了手乃為不虛生只作尋常講道理之儒說得行得不甚差謬而真性未徹便自以為可直接孔孟即世人稱我為聖賢之徒只是浮名何益

朱子曰心在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又曰程門高

第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撥頭撥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個好處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自來說心性無如此語之明切穀種不生竟成一粒朽粟心體不生亦然性學滅亡于天下蓋非朝夕之故矣學之欲見性復性者此

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屬貞屬水屬冬蓋以坎之內明為是非初非以離之外光為是非以離之外



光為是非突焚死棄之虛焰耳君子不道也  
離麗也麗人坎陷也自陷人惟不克麗人是  
以不明人惟不克自陷是以不聰離畫麗之  
道坤道坎夜陷之道乾道離麗如夏斯長  
坎陷如冬斯藏麗字得力見道陷字得力  
聞道陰爻兩頭逼塞故陷若止一頭逼塞  
非從上止則從下動矣方其在陷自是止  
不得動不得動止陷皆乾道而陷為中以  
陷德尤難于動止二德也

外面只管要粧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底路頭了

聖人說相見乎離窮旨眼光是向外底自己眼只是見人如何自見合人之眼以為眼已見人人見已人麗已以為見已麗人以為見人人相麗而成明故曰離為目故曰離麗也匪相見不見矣匪離非目矣

雷電風雨常交發並至坎離從上變即震巽震巽從上變即坎離也巽兌反降于上天澤常流入



于下天氣常運艮震反動于下地氣常宣止于  
上地勢常靜

程伯子曰人在天地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  
出是人是物斯言殊失聖人豕乾之旨天若是  
一切無分別曾有人肚裡生出犬牛否犬牛肚  
裡生出人否

聖廟祀典嘉靖九年庚寅釐正門弟子稱先賢左  
丘明以下稱先儒申黨申枏一人存枏去黨公  
伯寮秦冉顏何家語原不載如苟况戴聖劉向

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吳澄俱照楊雄  
例罷祀如林放蘧瑗原不在弟子列并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近年進本朝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

為人子孫湏時月一省墳墓非但不忘祖宗亦使  
人不敢犯

吳越春秋季札去徐而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  
薪道傍有委金一噐札頷為薪者曰來取此金  
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披裘採薪



寧是拾金者乎札問其姓薪者曰君皮相之士  
何足以告姓字札有慙色

徐穉吊黃瓊負粮徒步赴之設雞酒薄祭哭卒而  
不告姓名以去海內士品孺子欲吊黃貧無以  
自致賣磨鏡具自隨貨磨取資然後得前

允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  
氣平如道常事

天運而不已有地在中間聖人七十從心必云不

踰矩今有倡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  
一任天機之自為流行以文其枉尋直尺一敗  
塗地盡喪生平之醜行真誣民之邪說而惑世  
之詖行也

朱子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因人求墓銘  
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雲既死了更要這事  
物做甚或曰先生豈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  
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  
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



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  
人為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恁地寫出  
朱子曰大抵事只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  
個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  
理又曰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  
得又曰凡看道理須要窮個根源來處要見得  
真湏是表裡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是見  
得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  
半點便以為是又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

又曰許多道理不要將一個大底言語都來罩  
了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  
定這物事在一室闔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  
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  
賢亦無闔門獨坐底聖賢

朱子曰而今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湏待他  
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湏反覆問教  
說得盡了這裡方有處置在又曰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



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  
做將去又曰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  
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  
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  
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  
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  
將去道害事不害事謂許行父今人多是望得  
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仔細  
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

處須知是處在那裡他既錯了自家合當何如  
方始有進

聞言只可自省並無可以尤人之理纔尤人都是  
殺機了別無長進去處矣

死曰歸有歸而歸者有歸而不歸者歸而歸者水  
歸海歸而不歸者煙之消漸之滅  
心惟人所立立之善則善立之惡則惡立之清則  
清立之濁則濁立之純則純立之雜則雜真如  
種禾得禾種豈得豈相似



但起一善念不必實有善事而已種天下之善根  
矣但起一惡念不必實有惡事而已種天下之  
惡根矣  
人能以八物為身以八德做學問憂勤惕厲何一  
息可已

太極圖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所謂氣質之性  
故繼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無極之真是為  
天地之性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極定此主此立此

如周子太極圖說分兩分五二五妙合方生出人  
如孔子易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劈  
頭人與天地分為三才並立為三善學者更當  
透孔子易傳之意

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  
人有心譬如一國之有君所以謂之君以其能為  
主宰以其都是道理以主宰言心也以道理言  
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為主宰言心更不  
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為主宰而有



非其道理便不成其為君其何可以為心此聖  
賢心性實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  
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縕而生是  
以多以人為心而不克以天地為心虞廷首有  
人心道心之揭人心以人為心也道心以天地  
為心也天人無二只不學便都歧而二之耳朱  
子曰一個物裡面便有一個天地之心殊旨  
生人之理是宇宙間公共之理死而不止謂此生  
人之理未嘗亡人之所以為人未嘗不森然畢

具于冲漠無朕之中耳人能全盡此理即乾坤  
而乾坤在有與天地合一而不止者即六子而  
六子在有與坎離震巽艮兌合一而不亡者  
中庸言鬼神之為德即鬼神即人道至之謂神及  
之為鬼人之出入幽明也言為德之盛無其德  
奚其盛言誠之不可掩不誠微不能顯奚不可  
掩之有

心亦人人所同只有偏正不同纔正則無用不正  
畧偏則無用不偏私邪偽妄反反謬戾無所不



至皆偏之致朱子曰如一個印刊得不端正看  
印在甚麼所在千個萬個都啣斜  
六十四卦無卦不以天地為參兩三百八十四爻  
無爻不以天地為參兩是謂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吉凶與民同患在論語謂之有所用心  
大明終始之人道原是先天地之始而始後天地  
之終而終分而為兩便是列而為三列而為三  
原只分而為兩如言人死則魂氣歸天體魄歸  
地亦窮分曉

千萬億無窮之人原是一人所化一既能散為萬  
萬豈不合為一人與天地並立為三一不為寡  
千萬億不為多既能出入造化而與天為先後  
便能進退古今而與天相終始大明終始之人  
道原如此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又曰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乃舍當生不證而  
以三祗為證放寬地步令人隨時隨處皆可出  
脫此其陷溺人心真是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



于夷狄篡弑之禍

今人莫不以生死為至大事聖人以朝苟聞道夕死即可死生大事可決他可知矣甚言道之不可以不聞也豈又有朝聞夕死一脉如釋子蘊天動地以為希有之秘密藏而張皇以炫愚俗謂非世之所易聞者哉

六經四書聖賢純色一家言道藏釋典亦釋老純色一家言並不相雜相濫今欲貫三為一并天下學校寺觀為一宮聚天下士子僧道于一堂

皇家有此法制否直是不容于堯舜之世至誠原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彼氏侈言窮十方三際為報境一毛孔能納十方世界一微塵能轉三世法輪斯亦何奇之有而張皇如是

我高皇帝止重聖人一教而異端邪說動輒推尊釋老合三為一已悖駕二氏于聖人之上更悖我高皇帝之定衡惟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若釋老則置之巫祝之列耳



顯然尤悔易寡隱伏惡慝難銷

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極其細析而終無  
的實之見由乾君坤藏之大義未之了了耳  
從前宿怨深讐若非一筆勾消性字頭面影響亦  
決不見其餘小小疑嫌更何足論

許多憎惡未忘許多功能未忘何處說得學問  
四端不克六根雖淨亦奚以為  
釋氏以清淨言人性便異起

有窮理而不克盡性者有盡性而不克至命者纔

窮理則一齊俱至是聖人分上事非賢人君子  
之易到

聖學求仁仁統四端者也釋氏求智智四端之一  
耳且求仁而務擴克惻隱之端求智而先掃滅  
是非之端端緒更自不同

聖學合三才以言太極以人而參兩天地極其小  
心釋氏以唯我獨尊言大覺敢于勾妄天地第  
子上帝極其放肆而畧無忌憚曾得謂之同道  
否曾得謂之無害否



釋氏以外物皆妄惟性為真然則謂陰陽皆妄而  
太極為真可乎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切陰陽無非太極動靜所生  
陰陽既妄太極又安在其為真乎

釋氏起見動欲超越天帝一等就發端處便長人  
虛狂之習而起人矯誣之心故聖人明其為斯  
害不允究其末流然後為害也

孔子不沒管仲之功而終小其器不與其為仁我  
聖祖不滅二氏之教而止與其暗助明斥之于治

道之外后儒乃謂孔子仁管仲又謂我

聖祖合三教以立極其誣孔子誣

聖祖孰甚

莫問其來來所同須問其去去所異人而不與天  
地參直無去路

堯雖老二十七年太平天下可以坐致舜雖老十  
七年太平天下可以坐致而汲汲乎舉舜禹以  
代攝退亡喪之道唯堯舜能知而勿失其正也  
中國高明士醉心異教極其推崇令其說得行不



百年男胥為僧女胥為尼人類霎時消滅天地  
有此理否真諛淫邪遁之尤也

享福便是作惡不必又別樣作惡故曰福兮禍所  
倚

口頭多少破碎病都麻木不知其餘毛病更多吹  
人之毛不可毛不自吹病無瘳日也

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  
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

一腔清淨與一腔網縕去以霄壤即云智悲雙運

是一下又成二見蓋周遮之說耳

學者即有獨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各  
為己私珍為家寶

生平以名節自持而未路不免濡足權門便已行  
已無耻破壞藩籬了其他更何足道

或謂聖祖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蓋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則

開設學校以造士其皆不可使知之民歟其皆  
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流歟其偏見不倫一至



此

心論正不正意論誠不誠其辨至微而介甚嚴蓋  
 有真心實心而猶未可語正者亦有好意善意  
 而俱不可語誠者  
 明明德不及于親民親民不本于明明德雖有善  
 而匪至大學蓋以明親合一為至善主至善以  
 有事知止條便其義理以明明德為有事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章便其次第工夫  
 色取仁色件取仁要幹盡世間好事只是有心求

聞仁若不自中心流出俱從名根而發便是遠  
 心之行也去勉強做故曰行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智者不能義者亦不  
 能

軀命之生養一日不可缺義命之生養則小人全  
 視為緩圖而君子亦多放鬆之處矣

隱惡揚善有譽無毀善善長惡惡短議獄緩死為  
 囚求生此皆天則亦皆天理

夫婦有別夫惟一婦婦惟一夫畧不容混夫夫而



正位乎外婦婦而正位乎內從有別克拓去今  
或苛于別婦而怒于別夫此所謂身不行道不  
行于妻子者

呂東萊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  
方是能變化氣質

禮記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至要時  
時體認此意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于崖  
岸為其傷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  
也

司馬君實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

范純仁言于司馬光曰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  
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

孔子言四十而不惑惑何惑如云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是惑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只平平體驗人曾到無此二惑否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自古出無自己此語始於蘇東坡也合矣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此言平平無不難處所處皆平其理

黽記 丙午

人知非父母不生不知非天地不生人知肖父母  
為孝不知參天地為仁于人字頭面尚體認不  
出

單為烈火以鎔金不為精金以受火車為礪石以  
攻玉不為良玉以受石得無求人重而自任輕  
乎

朱子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未  
過此一關七分是小人在今看來是人不是賊幾





分小人在而敢軒然自命為君子

孔子兼為仁聖二學固是然而亦無兩塗乾坤二

元是拆不開的若謂乾元是聖學而卸入坤元

便為仁學此成何等義理且知乾元而不知乾

亨乾利乾貞亦不完之見也

原是這個一個分為萬個萬個合為一個未嘗不

是這個何待輪迴何必輪迴

人謂造物忌盈造化于物何忌之有盈則自不可

久耳又謂名尤造物所忌亦然名與實政相反

者如人有一善報得滿世人知閻字何在豈不

犯造物之忌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雖嚮晦晏息太平

無事聖人也不教人安然睡倒去

物物化生中都有一个化醇在醇即所謂太和元

氣醇不可漓元氣不可傷漓之傷之非病即死

人自不察耳

當仁不讓于師當得仁來以為師故曰不讓蓋

未有不仁而可以為師者



聖人說性與天道殊不深妙百病起于情說性止是治情底方子人心如漏壑匪凝冰即焦火說天道止是清心降火底方子

口頭審訥足下精微實行也實學也反是則鸚鵡之能言者耳

仁者其言也詎言語之傷人也過于办但先存不敢傷人之心雖欲無詎不可得已漢文帝時耻言人之過失此是何等風俗韓詩外傳楚莊王夜宴群臣燭滅有牽美人衣者美人絕其冠纓

告王王曰人醉失禮柰何欵顯婦人之節令群臣盡絕纓方出燭楚莊霸王以善養人尤可知矣

造端夫婦天下莫能破矣察乎天地天下莫能載矣莫能破隱之體立莫能載費之用行

知之為知之是人分之當知者當知不知無以為知不知為不知是人分之不當知者不知強知亦無以為知如釋氏說許多神通照見俱應收入聖人不知為不知一案中聖學失傳知之為



不知不知為知者蓋十人而九矣  
 聖人以牛羊享上帝以人道事上帝也上帝人之  
 為乎曰與天地參者人也參而三既為人合而  
 一謂獨非人可乎  
 進退綽綽自由事不徹底做而欲向他人面皮上  
 討矜矜輕重消息筆底下討描畫好醜消息不  
 亦愚且陋之甚乎

此身在儀象五行中俱如兩人對奕家數著著要  
 是著著要用心喫不得一著錯古語只因一著

錯滿盤都是空

邵伯如曰天下有衆人之公論有君子之正論聖  
 人必為兩存而不廢

泮水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須切骨理會今人動處  
 是怒耳

陽全陰半日輪為陽光為全月輪為陰光為半陰  
 必與陽對月必與日對望而正對則全明上下  
 弦半對則半明初弦畧有所對則一鈞之明望  
 夕正對又同度道則鈞敵敵而稍隱其光以側



避則稍虧半避則半虧全避則全虧月所以食  
以亢日亦以避日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  
紀  
上下察這察字千勛萬兩察乎天地心術隱微但  
有一絲一毫與天地不相似君子決不安其所  
未至  
造端夫婦已是天地規模察乎天地也只到得成  
男成女甚是平平故曰中庸  
每日試省所以報答君親者何在所以報答天地

者何在便覺惶恐不安措躬無地

陸放翁曰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  
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  
耶

康齋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  
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又曰世間可喜可  
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又曰先  
詰言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鳩巢爭食連城  
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



孟子 卷之二 三

亦不可勝也不惟不可勝雖勝之亦無益也  
薛中離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完又曰以直  
遇枉處久而不忿其枉者君子也此厚彼薄施  
久而弗以薄應者君子也又曰處人須從善處  
引翼未可就過處改正  
李谷評云延平每與朱子書必曰便下工夫庶幾  
漸可合為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此言真足以起  
後世之痼疾  
薛文清為此七尺軀費却聖賢許多言語

孟子好為人師一案透不徹為己之學總屬千里  
但有一物不為覆幬非所以為天非所以為人但  
有一物不為持載非所以為地非所以為人今  
且時時處處理會目前氣象能如天之無不覆  
幬否能如地之無不持載否則心氣不期平而  
自平心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凡木心皆實草心皆虛此剛柔之辨然則宅心以  
虛者柔之用而宅心以實者剛之用也虛實相  
函剛柔有體斯無偏倚而謂之致中

孟子 卷之二 三



聖賢之言立心也意必固我之絕克伐怨怒之無此虛也仁義禮智之根心此實也實不可無虛不可有一于虛并其實而虛之無不墮于異教之偏高明士宜知所以自處

或謂治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屬陽少陰多之故殊謬陰陽之氣均平陰陽之數亦均平從無陰多陽少之說只為人道本立無以成位乎中未易並立為三耳或謂聖賢是間氣所生亦不然天生人盡人而與之以聖賢之胚胎只是人自暴自棄安于為庸愚小人耳



龍記 丁未

心太極也。天神地祇無以踰其尊。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以心神之不可欺耳。世人求鬼神于心外。殊遠。或曰。人發一念。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發一念而鬼神不知。心神亡。不足以為人矣。

邵子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工夫。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先天後天是權語。先後何時分得開。何處分得開。姑以水喻。先則源也。後則流也。源不先濤而惟流是澄。此第二



着工夫耳。子思子所論或懼謹獨工夫都從源頭上論亦從源頭上用。

恒言每咎人之瞞心昧理心不可瞞是致知說理不可昧是格物說瞞心天日昏黑昧理物物顛倒。

周子所云主靜其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蓋以中正仁義為主為極而要于能定能靜能立不使五行各一之性得以用事也後人之言主靜去周子之意遠矣。

天地從古開闢來無述是天地開闢氣脉自吾斬絕了聖賢自古與立來無述是聖賢與立氣脉自吾斬絕了只消述原不待作若作便都是妄都是不知之流。

朱子訓門人吳仲方大允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

致知是致極其至之真知不是泛然測度道理窺見影響之徒知理會得致字分明而格字亦似不難曉。



人心應感無窮應感處皆是物一切所應所感之物纔謂與已不相干便已絕了根格字便首无下落處朱子曰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又曰理與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知此則知尋常日用應事按物間不把事物作不干已看又不將事理作兩樣看格字頭面亦幾到手

聖人贊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然則天下有一物无始是我之乾元毀矣天下有一物无生是我之坤元毀矣大學始于格物劈頭始之生之之物根也故曰此謂知本事心工夫譬之治田草要連根芟薙得盡五穀樹藝又要盈畝無一不熟

楊敬仲父諱廷顯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于泣下至于自拳茲其為敬仲之原本歟稱人之善者必本其父兄亦此



好仁者無以尚之必欲有之于己而不甘出仁人  
之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又欲無其不仁于己而更有其仁于己今之  
言好惡者似徒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而已矣  
則豈夫子之所謂好仁惡不仁者哉

目半用用外耳全用用內半用者離陰全用者坎  
陽戒慎視于無形常有堤防恐懼聽于無聲如  
將失墜

視曰明匪其色之謂也聽曰聰匪其聲之謂也不

觀觀觀者不聞聞聞者戒慎不覩覩有真宰此  
君子所以為見道恐懼不聞聞之宰此君子  
所以為聞道又曰慎獨獨體無對不離乎形聲  
亦不雜乎形聲常主乎形聲而為觀觀聞聞之  
所自出隱與微乃觀聞端倪之形聲交涉之  
始纔交于形則有觀觀之初即有邪正之岐矣  
纔交于聲則有聞聞之初即有是非之岐矣慎  
獨云者既謹于無形無聲更加謹于將形將聲  
不令其所覩聞得以淆其所不覩聞欄柄常在







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  
為兩物便是異端邪說

視聽但有非禮言動但有非禮即無仁可目面不  
睜然背不盪然四體待言而喻即性為失所  
君子以愛人為道小人以使于人為道故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初不是空空渾  
淪說個道理

言良知則知固有不良者矣言良能則能固有不  
良者矣孩童知愛敬良知良能也到長大了友  
不知愛敬不良之知能也良是本然不良是自  
家做壞的達之天下知能良到底良到底便是  
致若始良而終不良家達不可行州里不可行  
天下烏乎達

研幾入微謂之慎獨是無時無處不然若暗室屋  
漏之求不愧止慎獨中之一要義尚非研幾全  
義

聖人說默而識之須知此件是言說不得底于此  
無識而欲其學不厭誨不倦則世之所必無也



志于學以學為志即學即志即志即矩到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如印板之有定然印却五六十  
年來任從橫印豎印愈加分明並不模糊耳  
陳刺夫曰人于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看  
來聖人原以知行合一為學行因子明明因子  
行不明即謂之不行不行即謂之不明明外無  
行行外無明知行合一是為知味知行不合一  
是為不知味不明不行一半在愚不肖一半在  
賢智愚不肖似不足責賢智者不亟任其咎將

無望矣

聖學精蘊與脉絡具在論語首章性地上有覺之  
謂學常明常覺時時銷鎔習氣為真實下手工  
夫習氣潛伏于意根竅不易無者是一個含怒  
之愠常須密切體勘到不愠地分方時時處處  
痛癢相關仁體流行喚做得君子不然勿雖泰  
畧有絲毫愠意藏蓄未化仍是痿痺麻木漢仍  
是小人骨子不足道也

合天地之謂德合日月之謂明合四時之謂序合



鬼神之謂吉凶。合外內之謂心。之謂理。之謂學。之謂道。俱同認理為在心。遺其物認理為在物。遺其心。二之皆不是。

人見天上而地下不知天依地。地附天。只是一個有天地。便有天地之主宰。人物生其間。既得天地之形氣為形氣。亦得天地之主宰為主宰。這便喚做太極。這便喚做理氣。外無理。理外無氣。然喚氣為理。不得。喚理為氣。不得。

樂取諸人以為善。不是取之于己。既曰善與人同。

無己可言。故曰舍。惟人是取。故曰從。取其在一人。與其在眾人。取之所及。皆其與之所及。故不惟曰取人為善。而又曰與人為善。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大學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意者可使由之。共明共覺。能與人規矩也。不可使知之。不能與人巧也。子貢謂文章可聞。可以言傳。性道難聞。必由心悟。亦此。

程子曰。纔思即是已發。如此分將來人心。改恐無



無念之時亦恐無無思之時畢竟子思分得好  
性用事是未發情用事是已發發而皆中節即  
情即性發未發隨性情為分數  
周子之言動靜也根于太極今人之言動靜也粗  
則但以形跡為動靜稍精亦以心氣為動靜耳  
君子小人一般覆載生成天道地道也君子小人  
分別區處常使君子在內為君小人在外為民  
君子在內為主小人在外為客人道也所謂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謂為

一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大端總無以易此  
情有發未發未發體也性也已發用也情也統論  
性體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亦何發未發之有朱  
子中和舊說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為未發者為  
嘗發耳荅張敬夫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  
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  
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允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



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于一時限于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又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以上是一見又曰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矣答呂子約要自

反于心分別已發未發界分令分明今人疆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熟爛睡着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答胡廣仲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而其是非真妄特決于有節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又曰未發而知覺不昧者為心之主乎性已發而品節不差者為心之主乎情答廖子



晦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莫不由是而出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答孫敬甫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記論性答藁後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

蘊則該動靜而不偏如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所謂五性即真之謂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以上又是一見學者宜合而體味之

程朱一脉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以戒慎恐懼為始窮理本大學之以格物致知為先曾思言獨孟子言端敲擊出者謂之端不學不慮而知能者亦謂之端惟涵養出者謂之獨端凡



民之所同獨君子之所獨端固要充獨仍須慎  
獨不慎與端不充一般易為滅息者

明字不出頭親字不得力親字如不得力明字亦  
未出頭明親二字參差止字無從到手中庸著  
緊在率修兩字率字認不端的修字總無下落  
率性以性為主帥修道以道為脯修中節之節  
便是帥之律知味之味便是修之腴能率性而  
發有不中節無之能修道而飲食有不知味無  
之

仁義禮智皆天道天道能造人之命聖人又立仁  
義禮智之極全體天道以造人之命人待命于  
天道亦待命于聖人如云古之時無聖人人類  
之滅久矣不仁不成其為父子未如聖人仁道  
虧欠總未盡其為父子不義不成其為君臣未  
如聖人義道虧欠總未盡其為君臣孟子不徒  
以天道言性命而以聖人言性命蓋以聖人望  
人望人皆為聖人不徒以衆人望人望人但為  
衆人也



自父子君臣賓主說到賢者孟子已自要人出衆而為賢更說聖人之于天道不到聖人天道不達不到聖人人分不盡又父子君臣後閑閑說個賓主之交尋常往來交際間亦甚不輕都是大倫維繫都是性命閑頭都是為賢為聖路口也

水不流謂之死水人于人隔絕不通寧不謂之死人乎細細省之從前不知死過幾千萬遍了也獨居時時處處與天交互為學問並立時時處處

與人交互為學問

智天道之貞也微賢者無與歸然則父子不賢而仁虛君臣不賢而義虛賓主不賢而禮虛固可知矣安于愚不勉為賢皆喚做半死半活蟲不得稱有性

性生理命定理非性無生非命無定性命安有病只分個有不有謂不謂無命不定謂命不生無性不生謂性不定

聲色臭味不私即仁不乖即義有節即禮無溷即



智耳目口鼻父子當仁也君臣當義也賓主當禮也賢者當智也聖人不待言矣除下耳目口鼻屏却聲色臭味懸空說性說命是之謂異端虛無寂滅之學

聖人天道一般樣鑄造群生之命而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子謂子貢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春秋以前天道在君天下之聖人如堯舜禹文自春秋以後天道在師天下之聖人此惟孔子一人耳子貢及門而不

察故夫子云然惟孟子知得孔子來故說生民未有

人固無天道不得然使無了孔子頃刻都做了夷狄禽獸去還成世界麼

陰陽之運有不齊仁義之極無不定天道也還要聖人來做個準則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命也人生一日間誰無聲色臭味之交接誰無父子君臣賓主之酬酢口有主目有主耳有主鼻有主四肢有主反其仁反其義反其禮智為賢則賢



為聖則聖性命一齊到手

凡人飲食不化，元成飽懣，痞結等病，見聞入而不化，亦然。多學而識，留為胸中滯物，此子貢渣滓未化病想。初間曾子亦不能無故，夫子皆以一貫藥之。一貫是二子對症方，若顏子則不須此方。二子外別病多，緩急不同，又不得執此方也。多學而識，與多見而識，何以異？聖人明以多見而識為知之次，必更有知之上者。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

有知識以知為主，如坤必以乾為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即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從乾，此即不一之頭面。夫子所以教子貢，蓋乾坤合德之聖學。如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字，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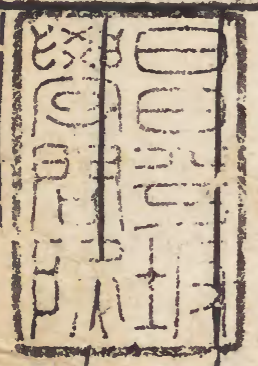
孩童之愛親敬長，不知其仁而為仁，不知其義而為義，是為不知而能由常由，而不知君子之愛親敬長，則既精之察之，匪徒知之，且力行之篤行之，不止于由之矣。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言。



內本其孩童之初言由而行五十而慕即由為  
行由外無行直由到底做孩童到老  
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  
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為心為性而不知  
有天下之公共者為心為性也惟合宇宙言心  
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  
正誠格三字不再訓而致訓為至楊氏曰致即行  
也行乃至行到極處謂之致朱子亦言格是實  
行到那地頭

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

人手足指各十正合 二十互合之四十即圖書  
虛中而外各四十之象圖書之數見在人身如  
此



龍圖 卷之二

六化己巳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